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

近,台湾著名文化学者傅佩荣推出解读中国古代经典的系列作品,引起关注。他不仅在线下演讲,还在网上视频开课,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华古代传统文化,拥有很多粉丝。

日前,就新媒体环境下“国学热”、中西哲学比较、提高文化传播力的方法等话题,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——

羊城晚报:您的研究领域贯通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,您个人更偏爱哪一方面?

傅佩荣:我的研究领域确实包括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,这两方面我都有机会认真学习过。现在我是扮演桥梁的角色,向大家介绍这两方面的哲学。其中,我是偏爱中国哲学的。关于西方哲学,我只能努力“照着讲”,希望能够把西方二千六百多年的思想说清楚;中国哲学就不一样了。我除了努力“照着讲”之外,还有责任“接着讲”,并且对于儒家、道家的整个系统也有一些新的理解,关于如何进一步应用于今天的生活也有比较具体的说法和实践。

羊城晚报: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注重“内在超越”,而西方哲学是“外在超越”,您怎么看待两者的联系和差别?

傅佩荣:要用两个词来描述中国哲学跟与西方哲学的差异,显然太过于简略。

中国哲学所谈的是一个活在世界上,需要觉悟、解脱这个大问题。说中国哲学是注重“内在超越”,所讲的是重视人的内心,进一步到良知,良知可以觉悟天理,再进一步通过修行让自己提升超越到君子,最后成为圣人,这是“内在超越”的路线。

中国哲学的“内在超越”,不容易证明。为什么?像我前面说的,任何一种修行都需要外在的助力,需要老师来教导,需要经典来启发。禅宗六

傅佩荣

要“悟道”,而不是在短视频上走马观花



「轻商业」与「重商业」

祖慧能,也是要靠听了《金刚经》,再经过五祖弘忍的介绍,才能得到觉悟的机会,这也是外来的助力。所以,一个人,他可以靠自己的觉悟和修行,成为君子,成为圣人,可能性是有的,这是一种理想。但西方人也有这种可能性,你说他靠“外在超越”,他如果没有内在的灵明,没有内在的根源,不肯认真地修行,怎么可能只靠外在就超越?

说西方哲学“外在超越”比较偏重宗教方面。譬如说信仰是一个外在的,不是你本身所有的神明、境界或力量,信了之后由它来让你超越自己本来的那种不太理想的状况,这称为“外在超越”。

从西方的角度来说,这两个词基本上没有矛盾,为什么?因为如果可以靠自己来超越的话,就不需要外在了——外在指的是神明、力量、境界。但所有的宗教都强调,人的生命有所不足,就算你自性清淨,也要靠师傅来开导,靠经典来启发,不是完全可以自己关起门来“内在超越”。

羊城晚报:哲学研究和大众普及可能是您工作中最重要的两大部分,这两者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?

傅佩荣:哲学研究是深入原典的核心思想,做研究有了心得,但是能够讨论的只有学术界的小圈圈,顶多几十位朋友。但讲解普及就不一样了,要把它讲清楚,让所有脑袋清楚的人都能听得懂,而它的合理性是可以提出来公开讨论的,并且可以实践。按照讲解去生活,可以真正地改善人生。

研究强调它的深度,讲解属于广度,一个是体,一个是用,体用跟要配合,才能够真正相辅相成。对我来说,我越是讲解普及,越是要做哲学的深入研究,没有这个研究,普及总是有很大的限制。

羊城晚报:您在喜马拉雅、得到等APP上线了相关课程,也有公众号的长期运营,对于“国学”、哲学的轻商业化运作,有什么特别体会?

傅佩荣:这里说“轻商业化”,我以前不太熟悉这个词,想一想也可以了解,任何人凭自己的能力

做事,在社会上有一定的需求,这些都是正当的、公开的。

那么这个时候你赚钱,那是客观事实,就无所谓好坏,就是凭我的能力,自力更生。好坏在于什么?好坏在于你真的有这样的本事去赚这个钱吗?你是很真诚的按照你所知的去讲,而你所知的你能负责任吗?这是我们做学者在心中一定要想到的,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根据吗?讲出来有道理吗?我讲的话我自己能够努力设法去实践吗?这是判断好坏的第一个标准。

第二是要了解对社会的影响。提到“轻商业”,我也想到“重商业”,球星写一篇什么就可以收入千万,韩国一个女团上网写一篇文章也是收入百万千万,这个没有什么公平可言,每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负责。

那些“重商业”,可能来得快去得快,长江后浪推前浪。而我们作为学者的责任就是要永远负责。我写的、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认真理解了,我才能够说,说完之后对社会有什么正面负面的影响,我都要承担责任。

所以,知识的产业化也是供需的问题,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,但是一定要了解,你从这个产业赚到一些利润,要问自己欲望是有限还是无限,这在于你自己的觉悟。怎么样是适可而止,怎么样是知足常乐,同时不忘自己对社会的责任,这

是我们常常要放在心里面的事。

羊城晚报:您说“认识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”,怎么理解?

傅佩荣:“认识你自己”是古希腊时代德尔菲神殿上的一句话,这句话到现在对于西方人,推而至于人类,在心理治疗方面帮助很大。一个人如果想平安健康地过日子,首先就需要认识自己,那么怎么认识自己,这是一辈子的事情。“照镜子”是一个很好的比喻,念任何一本书稍作反省就会发现,对照之下,如果自己在书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。

年轻的时候经验、阅历都有限,念的书许多都似懂非懂,但随着年龄增长,继续研究这些哲学书,第一会提前觉悟人生应该何去何从,第二可以了解自己,才可以得到安顿。

羊城晚报:许多现代人都有迷茫、压力和焦虑,尤其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,哲学、国学有哪些智慧可以帮助他们安顿自身?

傅佩荣:哲学的重点在于思想方法、理论检验、完整系统。而国学比较广泛,它的重点在于人生启发、价值观念与身心安顿。

当然,年轻人把儒家学会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压力跟考验,把道家学会知道如何安顿自己,儒家和道家背后都有一套理论。如果学会,就知道这些是人类自古以来都会碰到的现象,不必过于强调。

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况,只是程度不一样,没那么复杂。所以,我还是希望年轻的朋友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——儒家、道家有基本的认识。



羊城晚报:您怎么看待网络上一些备受争议的民间学术普及者?

傅佩荣:我只能说自己比较幸运,四十多年都在学术界,同时我也在社会上讲课推广普及,所以也有很多人把我当作民间的普及学者,这没有问题,我觉得我两边都可以了解到、接触到,是我的幸运。

我觉得民间学者有三个特色:第一贴近日常生活,第二表达亲切有力,第三研究不够专业。前面两点,贴近日常生活、表达亲切有力,就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,受到很多人的学习、推崇甚至追捧;研究不够专业,在学术界里面永远存在,也是学术界发展的一个动力。

因为学术上许多问题并没有定论,但是不管说什么,都要有文本依据,学者的特色就在这里,根据在哪里要说出来。

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:很多人谈到孟子的时候就说“孟母三迁”,所以孟子小时候就是单亲家庭,这是不对的。在《孟子》一书里明明白白说孟子父亲过世的时候,孟子的身份是一个“士”,就是成年的读书人。后来孟子母亲过世的时候,他的身份是“大夫”。

认真看一遍书就知道,不能这么简单地说孟子的父亲很早过世,所以孟母一个人负责三迁,不能那样讲。

在《论语》里面,孔子跟叶公辩论,叶公就是楚国的大夫,孔子认为父亲为儿子隐瞒,儿子为父亲隐瞒,这里面就有“直”。这也是很多人不清楚的,所以经常说

儒家不重视法律,把人情、情感、亲情放在伦理之上,放在法律之上,破坏社会公义,这让很多人应接不暇。

但最重要的还是“理念”,“理念”就是价值观跟人生观。如果没有了解“理念”,只能像国学热的“热”一样看热闹。

如果懂得“理念”,就知道儒家让人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是因为“人性向善”。

道家要从整体来看,因为要“悟道”,“道”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。了解这些“理念”后,只能像国学热的“热”一样看热闹。

如果懂得“理念”,就知道儒家让人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是因为“人性向善”。

道家要从整体来看,因为要“悟道”,“道”是万物的来源